

史 密 斯 先 生 到 华 盛 頓

薛德尼·勃区曼著
陈 国 容 译



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

薛德尼·勃区曼著

陈 国 容 译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
by Sidney Buchman

Based on A Story by Lewis R. Foster
Crown Publishers, New York, 1943

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

统一书号: 10061·275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6 3/16 字数: 107,000

1964年6月第1版

196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0.80 元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編者說明

《史密斯先生到華盛頓》（1939年攝制）是好萊塢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初頗為流行的“怪人喜劇”的“名作”之一。它的編劇薛德尼·勃區曼和導演弗蘭克·卡普拉（原籍西西里）都是創作這種喜劇影片的“大師”。（勃區曼的另一同類劇本《約旦先生來了》，我社已有譯本。）所謂“怪人喜劇”，就是利用怪僻的人物性格和荒誕的故事情節，有時甚至加上一點“社會批判”的作料來製造喜劇效果，最後以突轉的大團圓結局來證明美國生活方式的優越、美國“民主”“自由”的勝利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永恒。以《一夜風流》起家的卡普拉，通過一系列這樣的喜劇（如《第茲先生進城》、《你不能奪去別人的幸福》、《流浪漢約翰陀》等），宣傳了小人物的飛黃騰達，億萬富翁的慈善為懷，因而被資產階級影評家譽為“最美國化”的導演，認為他表現了美國人的“夢想與希望”。用精巧制作的荒唐謊言來為資產階級“圓謊”，這就是“怪人喜劇”的首要任務。這種樣式的喜劇恰好在三十年代經濟危機震撼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之後在好萊塢流行起來，看來並不是偶然的。資本主義需要好萊塢為自己配制安神劑——對廣

大观众來說，則是麻醉剂。

在《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中，主人公史密斯先生是美国一个中等城市的少年队长——一个“娃娃头儿”。垄断資本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和阴私，让这个有些白痴似的娃娃头儿糊里糊塗地当上了議員，以便利用这个傀儡来更順利地实现他們的計劃。情节的这一部分，尽管也是“怪人喜剧”式的，毕竟还是对于所謂的美国民主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但是，玩笑至此为止。接着，剧本表明，在“民主”的美国，請放心，民主是不会被个别垄断資本家的“不法”行为所敗坏的。“娃娃头儿”史密斯先生拒絕和那些把他送进了議會去的老板們同流合污，他在自己的“娃娃群众”的声援下，在美国“民主传统”的庇护下，終於揭露了垄断資本家的“不法”阴谋，在議會中取得了最后胜利。

一群娃娃战胜了垄断資本——这究竟是喜剧，或者是神話，或者就是彻头彻尾的謊言？

近几年来，美国政府——华尔街的代理人一再指示好萊塢，要多多摄制一些既有“自我批評”精神又有“正面形象”的影片，以便向国外推銷美国的“民主”，重振其失去的“威望”。就这一点而言，这部在三十年代末摄制的“小罵大帮忙”的《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是很值得我們研究一下的。

1964年2月

、(2)

第 一 部

華盛頓國會議事堂的圓屋頂漸漸显现。这是晚間，圓屋頂被灯光照得雪亮。

景化為夜色中的報館辦公大樓窗戶外，窗子被街燈照耀着，可以越來越清楚的看到上面写着《華盛頓電訊報》的字樣。景化為本市欄夜新聞編輯部，有一個睡意朦朧的戴着眼罩的人，從寫字台後面走到正在响着鈴聲的電話機旁。

編輯：（機械地）這是編輯部——（突然驚愕地）什麼？

在醫院走廊的電話間里，有個記者正在打電話，透過電話間的玻璃門，可以看到一個護士正坐在走廊的辦公桌邊。

記者：參議員山姆·福萊去世了——一分鐘以前死在聖·維恩遜醫院。臨終的時候，他的老搭檔參議員約瑟夫·潘恩在他床邊。

于是我們可以看到在医院的办公室里，約瑟夫·潘恩，一个服装整洁、外表庄严、年紀五十八岁的人，正拿着护士办公桌上的电话机，激动地讲着話；旁边站着护士。

潘恩：（对着电话）长途台？我是参議員約瑟夫·潘恩。接杰克逊市——州长赫勃脱·霍貝尔家里。快点！——镜头掠过一长列的电话线，然后再化为州长霍貝尔和霍貝尔太太的寢室。霍貝尔和他太太睡在两张一样的床上，房間里黑魆魆的。电话鈴大声地响着。爱瑪·霍貝尔太太，州长的妻子，在黑暗中笔直地坐了起来。

爱瑪：（一个急性子的女人）我知道！我知道在这个房子里就别想安安静静过一晚！（当电话鈴又响起来的时候）赫勃脱！

赫勃脱：（惊醒，不知所措地）什么——？亲爱的——什——？

爱瑪：这天杀的電話！

赫勃脱：对，对，——电话，电话——（笨手笨脚地摸电灯开关）对，对，真是該死的，宝贝儿——真是該死的电话——让我听听看——（抓起电话机）喂，乔①！——什么！——不！不会吧！真可怕！

① 約瑟夫的昵称。

爱瑪：怎么回事？

在医院的办公室里，我們看到潘恩在打电话。

潘恩：他死得太不是时候了！請給詹姆·泰勒通个电话，告訴他我今晚搭飞机回来。

在州长霍貝尔的臥房里。

赫勃脫：（打着电话）好的，乔，好的——我馬上打电话。（他挂断了电话，再拿起听筒，开始拨号码。）

爱瑪：这是怎么回事？

赫勃脫：山姆·福莱——去世了！

爱瑪：天哪！

赫勃脫：偏偏在这时候！偏偏在这时候！要再过两个月，福莱的任期才滿——他偏偏就非死不可，害得我們——

爱瑪：深更半夜你給誰打电话？

赫勃脫：給泰勒，亲爱的。

爱瑪：你不能慢点儿打嗎，赫勃脫？

赫勃脫：不，不——相信我，宝贝儿——事情很紧急——（对着电话机）喂，喂，泰勒在嗎？——霍貝尔州长。快点，請——

爱瑪：这簡直不像个家，倒像是全世界的十字路口！

赫勃脫：哎，哎，爱瑪，亲爱的——你不要忘記，我們是公民选举出来的——

爱瑪：（尖刻地）算了！把这些話留着到奠基典礼

上去讲吧，赫勃脱（嘲罵）哼，到了那会儿，你照照鏡子，才像个政治家呢！

赫勃脱：哎，宝贝儿——（然后，激动地对着話筒）詹姆！

在职业政客头子泰勒的房里，我們看到詹姆·泰勒，一个倔强、沉默、給人深刻印象的五十开外的人，穿着內衣褲，卷起袖子，手上夹着一枝雪茄烟，站在电话机那里。在他背后，是烟雾弥漫的房間，很多人围住牌桌坐着，显然，泰勒是刚从那边站起来的。

泰勒：出了什么事，赫貝①？

在赫勃脱的臥房里。

赫勃脱：山姆·福萊——今天晚上在华盛顿去世了。乔刚刚来了电话。你想还有比这更——？

在泰勒房里。

泰勒：死了，啊？得，別紧张，赫貝。潘恩来了嗎？——就这样。不要激动——閉上嘴，这事先不必声张。

在赫勃脱的臥室里。

赫勃脱：（对着話筒）是，——是，詹姆——是——

現在銀幕上閃过发表在第二天早晨报纸上的福萊逝世的消息和如下的几行标题——

① 赫勃脱的昵称。

賴萊遺缺將由州長提名

未滿任期由指定的繼承人遞補

現亟待霍貝爾決定人選

景化為州長辦公室外間，時間是早晨，屋子裡擠滿了人——有新聞記者——可尊敬的公民們——婦女們——全都等待着會見州長。有一群人圍着男秘書的辦公桌。另外還看到旁邊坐着兩位秘書的兩張寫字桌。人們正在竊竊私議着。

記者：州長的公告是否可以在午報上——

秘書：霍貝爾州長關照過，等會兒你可以拿到——
一個名叫愛德華茲的嚴肅的紳士急匆匆地走向辦公桌。

愛德華茲：（堅決地）請你再提醒一下州長——

秘書：他知道你們自警團的人在等他，愛德華茲先生。（提高嗓門，使全屋子的人都聽得見）州長稍停一會兒就可以接見各位委員。

在州長的專用辦公室裡，我們可以看到赫勃脫·霍貝爾和麥克甘恩，前者坐在傳話機旁，後者懶洋洋地躺在椅子上。

赫勃脫：（對着傳話機）對，對——告訴他們，我就接見——馬上！（猛然關上傳話機，一個大轉身向着麥克甘恩）

我不得不去接見這些鬧鬧哄哄的公民們。我不能攆他們走！他們對這次任命有話要說。多半他們是有了人了。

麥克甘恩：慢一點，赫貝，詹姆說要等一下。

赫勃脫：我不能再等了，麥克甘恩！你到那邊房裏去告訴詹姆·泰勒和喬·潘恩，我只能再給他們一分鐘的時間——

麥克甘恩：（鎮靜地）你自己去告訴詹姆·泰勒。

赫勃脫：（走動——激怒地）華盛頓！老是討論華盛頓的問題！就沒有一個人想到這個州——想到我的問題！（突然決定地）我一定要告訴詹姆·泰勒。這會該輪到我去向他提些意見的時候了！（他推門進入一間小小的休息室。）

在休息室里，當赫貝探头進去的時候，喬·潘恩和詹姆·泰勒正好站在那裏。

赫勃脫：（惱怒地）喂，詹姆——要是你和喬對這次任命還要嘮叨不完，我不管你們，就要先去接見這些自警團的人了！

泰勒：（尖利地）你一定得等我們商量好了再接見他們！

赫勃脫：（溫順地）是，詹姆。

赫勃脫退出，關上門。詹姆·泰勒轉向潘恩。

泰勒：赫貝·霍貝爾這家伙比頭牌演員還要難掌

握！

潘恩：——換句話說，詹姆——當我們正忙着搞維立脫河水壩的事的時候——代替山姆·福萊進入議會的人，必須是個既不願多管閑事，又不會自作主張，胡說八道的人，他必須是我們確實拿得穩的人！

泰勒：這就是我為什麼提出密勒的原因——霍蘭士·密勒。在我們把他提拔上法官的職位之前，他已經受過了我們的這個組織的鍛煉。他是個唯命是從的人！

潘恩：詹姆——如果我們不提出維立脫河水壩的議案——或者把這議案推遲到下一屆議會再提，或者干脆作罷——

泰勒：那怎麼成！——我們已經下了這麼大功夫，什麼都準備妥當了，大家也已經表示贊成，你反倒隨便把它從彌補亏空案里抽掉！

潘恩：維立脫河水壩對你究竟有多大關係，詹姆？

泰勒：喬，在這個州里，我要照顧許多人。

潘恩：我知道，不過在這個當口，正好要有一個新參議員進入國會的時候，你是不是值得冒這個險？

泰勒：喬，你怎麼了，你是從什麼角度考慮問題的？我不會冒任何的危險——特別是現在，你在參議院已經有了極大的聲譽。你看我動員了我所有的報紙為你搞競選活動。你是我們州的制憲會議選出來的西部的當然代表，但是從另一方面說，在大会上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的。

当乔看着报纸的时候，停顿了一会儿。

泰勒：（继续说）乔，自从我在正街那边遇到你，时间已经过了漫长的二十年，那时候你还在当律师。

潘恩：詹姆——要是将来的事情很难有把握，为什么不按我说的那样——放弃那个水坝呢？

泰勒：我们现在不能放弃，乔。维立脱河周围那片地，我们是用假名字买来的。要是我们放弃或者延迟提出这个计划——这会招来调查的麻烦，把我们伪造姓名将土地搞卖给国家的这件事揭穿。不，乔，依我看，我们只有一条路好走，使水坝案通过——把事情赶快办成功。

潘恩：好，——要是你准知道密勒是肯听话的，那就任命他吧。

泰勒：用不着担心——他一定会唯命是从的。
来——

他很快地走向门口去，后面跟着潘恩。

在州长的专用办公室里，当泰勒和潘恩闖进去的时候，赫贝·霍贝尔两手往上一伸。

赫勃脱：总算好了！谢谢上帝！

电话机嗡嗡地响着。

赫勃脱：（大声地对着电话机）一分钟！只要一分钟！

泰勒：赫贝，我们找到了一个人，霍兰士·密勒！

赫勃脫：霍蘭士·密勒——！

麥克甘恩：（跳了起來）太妙了！霍蘭士，一個天生的傻瓜，一只表演起來像受過訓練的海豹。

赫勃脫：詹姆——要是我在这幫惱火的自警團的人面前拋出像霍蘭士那樣的貨色——

泰勒：赫貝，沒有時間跟你講理由——必須是密勒！我們把這個人交給你。現在把候選人的名字寫下來。（走到門邊）來，喬。來，契克。

赫勃脫：（跟隨着他們）哎，等一等，朋友們！——天老爺啊。我得先去見見這些怒氣沖天的自警團的人們——摸摸他們的底——做點和談工作——和談。

麥克甘恩：和談——並且提名霍蘭士·密勒！

景化為州長辦公室，屋裡擠滿了自警團的委員們，椅子一行行排着，彼此靠得很近。赫勃脫正在辦公桌邊向他們講話。

赫勃脫：（施展混身解數）先生們！考慮到候選人的資格必須符合作為合眾國參議員的高貴品德——有一個人的名字像烽火一樣放出光芒——這個人我相信你們一定會熱烈地贊同——這就是可尊敬的霍蘭士·密勒。

低沉的鬧聲突然爆炸了，激動的人們站起來，大叫大嚷！

人們的叫声；

密勒！

不要霍兰士·密勒！

这是泰勒一帮子的人！

在有資望的人中間，沒有他的份！

一个党棍子，泰勒的工具！

讓我們換一个干淨的人！

新的自警团不支持密勒！不拥护密勒！

赫勃脫：（阴沉地笑着，非常畏縮）請——請——

景化为霍貝尔家里的书房里。晚上。当泰勒手里拿着帽子，粗暴地冲着他說話的时候，霍貝尔困惑地站着，麦克甘恩在一旁听着。

泰勒：他們提了他們的候选人？誰？

赫勃脫：（低声下气）亨利·希尔。

泰勒：亨利·希尔？那个疯子？那个蓬头散髮的家伙？为什么你把事情一下子就弄翻了——！

赫勃脫：我，我没办法，詹姆，这些人——

泰勒：我們管不着他們！別理他們！

赫勃脫：詹姆，那群人等着竞选胜利呢，要是我把霍兰士抬出去的話——

泰勒：我說別理他們！霍兰士·密勒进入参議院——事情敲定了！

赫勃脫：我不能推荐霍兰士·密勒！

泰勒：你不能？

赫勃脫：我不能由着你弄成僵局，再說我怕坏了我整个儿的政治前途！

泰勒：你的政治前途！是我买給你的，是我作为礼物送給你的。我一轉眼能够把它收回来，快得叫你晕头轉向。•当我们处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你居然敢为你的前途担忧！（向門那里走去）这个人是——密勒。

麦克甘恩：（跟随着泰勒，冷冷地帮腔）M-i-l-l-e-r。

两人离去，剩下悶悶不乐的、忍气吞声的赫貝。听差出現了。

听差：自警团的爱德华茲先生来电话，先生。

赫勃脫：（呻吟）不，我不在，我病了。我——我——（頹丧地）我去接电话。

他拿起电话听筒。

赫勃脫：（振作精神）爱 德华茲先生，晚上好……
哎，对于这件事，我正在等待指示。問題不在于我反对亨利·希尔——

在电话机旁，爱德华茲的情緒相当激昂。

爱德华茲：（对着話筒）希尔是每一个正派人所需要和期望的！提名亨利·希尔，州长先生——要不然就——

在州长的书房里，赫勃脫看起来畏畏縮縮。

赫勃脫：（忍耐地）好，爱德华茲先生，当然，我一

定記在心里。晚安。

他挂上了電話，一副受苦受難的神氣。愛瑪在門口出現。

愛瑪：吃飯了，赫勃脫。

赫勃脫：（心不在焉地）我一定記在心里……什麼？
喔，吃飯。寶貝兒——我的胃連一粒鳥食也裝不下。

愛瑪：（離去）我們等着你，赫勃脫。

景化為餐廳，霍貝爾全家坐在那里吃飯。六個孩子圍桌而坐——四個從九歲到十六歲的男孩，兩個女孩的排行正好在中間。听差把湯放到他們面前。

赫勃脫：真的，親愛的——我一點不想吃。

愛瑪：（藐視地）胡扯。

彼得（老二）：什麼事，爸爸？是不是您降職了？

赫勃脫：干嗎把我降職？

杰美（老大）：爸爸，您碰到了什麼麻煩事了吧？

沃迪斯（老三）：好像是為了亨利·希爾——噁，爸爸？

彼得：不——是為了霍蘭士·密勒——不然就——

赫勃脫被湯噎住了。

杰美：天哪，我才不願意挑選像霍蘭士·密勒這樣的飯桶呢——不管他是不是泰勒的人！

赫勃脫：泰勒！我倒要問問你們，泰勒和這有什麼